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蝴蝶媒 第九回 贈寒衣義女偷情 看花燈佳人密約

詞曰： 生怕風霜勞遠客，特檢寒衣悄去添溫熱。相見有情辭不得，樓頭共縮同心結。此去暫時成間別，幾日揚州正值觀燈節。燈下忽逢前世孽，佳期暗納同歡悅。

右調《蝶戀花》

話說蔣家那院子，同著那人轉彎抹角走了許多路，將到盤門，那人指著一個浴室說道：“大叔，這個浴室今日新開，裏面絕精的香水，我做個小東，請大叔洗過浴去。”院子道：“恐那騙子去了，我們且去拿住他，改日再來。”那人道：“不妨，不妨。那騙子今日會酒，此時尚未到哩。”院子聞言，便放心同那人走進浴室。那浴室內果然潔淨，每人一個衣櫃，衣櫃上都編成號數，又有一根二寸長的號籌拴在手巾上，凡是洗了浴出來的人，那掌櫃的驗籌開櫃，再不得差錯。當下他二人脫了衣服，拿了毛巾和號籌，同進浴池，那浴池內香水初熱，兩人洗了半晌，那人道：“大叔，我替你洗洗脊背。”院子道：“這是極妙的事，只恐太勞動你。”那人道：“這有何妨，只等拿住騙子之時，將謝重些便有了。我這手巾不知是誰人洗過的，有些狐臭。”那院子聽得，忙將自己的手巾遞與那人，道：“我這條手巾還乾淨，著寔替我洗洗。”那人接到手中，替他洗了一會。院子口中不住的說道：“好水，有趣。”不料那人早已將自己的手巾、號籌換了院子的去了，這院子那裏留心，還在水中打滾燙尻哩。那人捏著手巾、號籌，故意說道：“好水！我去小解，你再洗他一個盡情。”說罷，忙忙走出來，把號籌與掌櫃的驗過，開了衣櫃，將院子的衣服急急披在身上，拖了鞋子，其餘的零碎捲在一處。挾著在肋下，急急忙忙打發了浴錢，飛奔往外去了。然後這院子悄悄停走將出來，看那人已不見了，連忙問道：“掌櫃的，那個戴破氈帽的到那裏去了？”掌櫃道：“我這裏來往的人多，到不曾留心。”院子心中急燥，罵道：“被這狗彘的騙了一飽去了。”回顧看自己的衣櫃已大開在那裏，裏面空空的，驚得目瞪口呆，望著掌櫃的嚷道：“不好了，你錯開了我的衣櫃與別人，我的衣服、銀錢都被人拐去了。”那掌櫃的道：“客人你這話是那裏說起，我這衣櫃上都是有號數的，又有號籌拴在手巾上，驗籌開櫃，認籌不認人，自來不錯。除非是你不小心，在浴池內被人換了號籌，與我櫃上無干。”院子聞言，忙看自己手巾的號籌，卻是先前那人的，方纔曉得是洗脊背之時被他換去，急得捶胸跌腳，又不好對人說得，只得叫掌櫃的開了那人的衣櫃，將那人的破氈帽、破襪及爛草鞋和一條蟣風成群、有褶沒腰的褲子穿了，長吁短嘆。剛要走出浴室，那掌櫃的趕上一把扯住，問他要浴錢。這院子此時腰中那有一文，被那掌櫃的啞了幾口，放出浴室。這院子好生氣惱，走出浴室門外，四下張望一回，不見那人的影響，只得回虎丘寺去。一路想道：“自己積了許久，積得幾兩銀子，都被他騙去了。”身上的衣服又臭氣渾身，蟣風走動，心中越想越苦，到了半塘寺前一塊空地上坐著，傷心痛哭了一場。又想道：“我在主人跟前說得響噹噹的，要拿騙子，于今騙子不曾拿得，自己到變作一個花子了，怎生回去見主人。”躊躇了一會，天色已晚，只得回來。剛到虎丘寺門前，正撞著伴雲，伴雲從首至足看了半晌，問道：“阿叔，你為甚出門半日，弄得這般嘴臉？”院子忙將伴雲扯到一邊，悄悄將遇騙子的話說了一遍，把個伴雲笑得滿地打滾。這院子一發氣得只把肚皮來抓。伴雲笑了一會，同著院子轉到寓所，院子也不好去見蔣青巖，到是伴雲先去稟知。蔣青巖聞言，也忍笑不住，忙喚院子進去，見這院子的打扮，不覺嘎嘎大笑道：“神騙！神騙！那人想必也是脫太虛的支派。”蔣青巖只得去取三兩銀子與他，叫他去买兩件衣服穿了，明日好僱船同往華宅去。院子接了銀子，便去買了幾件半舊衣服，穿在身上。次日，僱了一隻船，主僕三人前往杭州進發。當時有曉得蔣青巖主僕被騙的，做了四句口號道：

姑蘇馬扁真如鬼，主僕雙雙盡受欺。

寄語四方來往客，切須謹慎密防伊。

蔣青巖主僕三人行了四日，到了湖上，至家中分分管帳的院子，急將秋收的火稻發賣，回來便要銀子湊用。次日絕早收拾渡江，不上三日，便到苧蘿山下，先著人去通知過三位小姐，然後將行李搬到後園停雲閣中住下，將華刺史的家報及李半仙之言傳與三位小姐知道，三位小姐甚喜。當夜備了酒席，送到閣中款待蔣青巖。蔣青巖要到柔玉小姐處通個問候，奈無人可托，那柔玉小姐見蔣青巖為他父親不憚奔馳，不畏寒冷，心中越發感激，他也要著人到蔣青巖身邊來謝謝，又礙著兩個妹子及家中眾人的眼目，只得悄悄與韓香商議。韓香道：“此事不難，那停雲閣與小姐舊時的粧樓相去不遠，小姐到夜間開了後門，到粧樓上坐了，待妾去邀蔣官人到眼前，面謝一番，如何？”柔玉小姐道：“這個使不得，我與他不比當時兄妹，不便相見，只煩你替我一言罷。”韓香道：“小姐之言有理，等夜靜時，妾替小姐去致謝便了。”柔玉小姐道：“今夜且莫去，我想他出外已久，天氣寒冷，未必多帶寒衣，我有水紅綿衣一件，煩你同我在燈下改作長領，送與他路上御寒。”韓香道：“這個當得，足見小姐關切之情。”正說間，一個丫頭走來問道：“二小姐、三小姐著我來問大小姐，不知明日可打發蔣官人起身？”柔玉小姐道：“明日是臘月十五，是月忌之日，到後日吧。”那丫頭去回覆去了。到晚間人靜，柔玉小姐叫絳雪關上房門，向箱中取出那件水紅綿衣來，同韓香兩人將女領拆了，換上一條長領，摺得停停當當，放過一邊。又做了兩首詩，以代面謝，詩道：

感君高誼海同深，一襲寒衣表寸心。

此去早須尋國色，閨中側耳聽佳音。

又

舟車來往雪霜中，客路迢遙尚未窮。

薄命累君君不怨，始知才子定英雄。

柔玉小姐將綿衣和詩都封了，只待明晚送與蔣青巖，按下不題。

且說蔣青巖看見小姐的粧樓與他的寓閣相近，想起舊事，也做了一首詞兒道：

重來無計睹容光，朔風吹冷斜陽晚。粧樓下，雁聲長，笑語茫茫。蝴蝶不知何處？珮環如隔紗窗。歲寒遊子獨淒涼，此意誰

傳！

右調《畫堂春》

蔣青巖將這首詞兒寫了，放在桌上，要設法致與小姐，等了兩日，再沒個計策。

到第三日二更時分，將欲就枕，只聽得那粧樓上有人走動。蔣青巖也不管是人是鬼，竟往樓下走來，剛走到樓梯邊，聽得暗中有人喚道：“蔣官人！蔣官人！”蔣青巖聽見是女子聲音，忙上樓來問道：“是何人呼喚小生？”那女子道：“是賤妾韓香，奉大小姐之命，特來問候官人。”蔣青巖道：“原來是韓香姐。”忙忙在暗中作了一個肥諾道：“小生一向承姐姐關念，又曾在小姐樓下聽彈琵琶，真可謂千秋絕伎，想慕之心，除了小姐就到姐姐了，正恨不得與姐姐一言。今夜來甚好，小生有一段久闊之情，要煩姐姐轉達小姐，只是夜深風冷，何不到小生那閣上坐了細講。”韓香聽了，心中有些怯懼，不肯上樓，說道：“賤妾何等之人，勞官人想念，琵琶賤伎，偶爾替小姐遣悶，不料官人竊聽，方恐污耳，怎當得絕伎二字。賤妾此來，因小姐感官人為老爺之事不憚風霜，奔馳南北，小姐要親來面謝官人，一則宅中耳目眾多，二則于禮有礙，特著賤妾前來代謝，外有寒衣一件，絕句二首，送與官人，小姐立候回音。官人有甚說話，便在此講，不到閣上去吧。”蔣青巖道：“小生與你老爺翁婿至親，恩同父子，奔走微勞，何足言謝。今蒙小姐如此眷愛，小生肝腦塗地，亦所不辭。既有寒衣、佳句在此，小生自當拜領。”韓香便雙手將那寒衣和詩箋捧了，遞與蔣青巖。蔣青巖在黑暗處看不明白，雙手接了一個空，韓香不覺失笑。蔣青巖聽得，方纔摸到韓香身邊，接將過來。早被韓香身上那些鬢雲口脂之香鑽入肺腑，況且蔣青巖又是久曠之人，客夜淒涼，見了韓香這般溫柔知趣的女子，又是柔玉小姐的知己，一時按納不住，要拿他權做小姐，便一把摟住，道：“姐姐，夜深人靜，望發慈悲。”韓香道：“貴人尊重，妾雖賤質，粗知書禮，素聞夫人、小

姐之教，頗知自守，此事斷難從命。”蔣青巖道：“姐姐既肯替小姐到此，與小姐只當一體，今夜便是小姐親來，小生也放他不過。況小生又非鑽穴偷牆之比，既配得過小姐，料不辱沒了姐姐，望姐姐見憐，異日決不敢相負。”蔣青巖一邊說，一邊就強解韓香的衣服，這韓香是個女子，那裏抵擋得男人住；且他久已看上蔣生，只因貴賤不敵，情理難通。今夜也是天緣湊巧，韓香也不十分作難，早被蔣青巖扯落下衣，已摸著那光肥緊暖香乾淺的寶貝了。韓香低頭無語，被蔣青巖抱到樓窗邊一張空榻上，將一手托了韓香的粉頭，二人緊貼酥胸。原來韓香是一個處女，嬌啼宛轉，一點腥紅早已沾在湘裙之上，蔣青巖見他不是殘花敗柳，也甚是惜玉憐香。二人雲雨已畢，蔣青巖還抱住不放。韓香道：“恐小姐懸望，放妾去吧。”蔣青巖方纔放手。二人立起身來，各人整衣，韓香的繡鞋兒脫落了一隻，蔣青巖替他在暗中摸了一會，拾在手中，捏著韓香的腳兒，替他穿了。蔣青巖向韓香深深作揖，謝道：“小生承姐姐見憐，此心銘刻不盡，望姐姐勿怪唐突。”韓香道：“賤妾此身，一旦托之君子，誓不再事他人，望官人想一個妙策，打動夫人，使妾得隨小姐同事官人，妾願足矣。”蔣青巖道：“姐姐既有此心，小生自當竭力，必不誤了姐姐的終身。”韓香聞言，也向蔣青巖拜謝，正是：

天緣有分成歡會，夜靜無人兩定盟。

蔣青巖道：“姐姐在此少待，小生前日到此，念著小姐，也做了一首詞兒，無人寄與小姐。于今待小生到閣上去取來，煩姐姐帶去。”韓香道：“官人快去疾來，賤妾不能久候。”蔣青巖忙忙到閣上，將那詞兒封了，拿來遞與韓香，道：“煩姐姐拜上小姐，道寒衣、佳句足見多情，老爺之事，都在小生身上，教小姐寬心自愛，佳期不遠，面謝有時，此外別無甚話，望姐姐牢記。”韓香應諾，說道：“官人前途保重，賤妾不及相送，那件寒衣，切莫待夫人和老爺看見。”二人攜了手，直到內宅後門邊，方纔作別。

不料柔玉小姐見韓香去了一個更次，不見回轉，心中也有幾分猜疑，且韓香一向在小姐跟前極贊蔣青巖的人品，小姐此時見家中人睡熟，絳雪也在夢中，自己走到後門邊張望，恰好看見蔣生和韓香，二人親親熱熱，攜手而來。小姐暗暗點頭道：“韓香已占我的頭籌了。”忙忙走到前邊臥房中來。這韓香雖不知小姐在暗中見他和蔣生的行徑，自己心上卻十分不安，且發松鬢亂，胸中突突地跳，走到小姐跟前，氣喘喘的，面紅耳赤，半晌還說不出話來。小姐只是暗笑，問道：“蔣官人可有甚回話麼？”韓香道：“蔣官人多多拜謝小姐，他也有一首詞兒在此。”忙向袖中去摸，那詞兒已失落了。小姐道：“韓姐，你為甚這等著忙？快些點火去尋，莫被別人明日拾去，做出話柄。”韓香忙忙點火，到後園去尋了一會，在樓梯邊尋着了，拿來遞與小姐。小姐看罷，然後二人齊齊同去，將後門閉鎖了，回到房中。韓香只覺語言羞澀，神情恍惚。小姐笑道：“韓姐，你的心事，我已看破了，你我兩人情同骨肉，何必瞞我！但望天從人願，異日夫人若肯將你隨我同事蔣郎，我決不將以下之人待你。”韓香聞言，忙向柔玉小姐雙膝跪下，道：“賤妾今夜之事，寔該萬死，蒙小姐寬宥，銜結難忘，只望小姐替賤妾做個計較。”柔玉小姐道：“此事夫人料必肯從，我卻不便啟齒，須是臨時你自己向夫人求懇，待夫人問我之時，我自自有道理。”

話分兩頭，再說蔣青巖別了韓香，轉到停雲閣上，將柔玉小姐贈他的寒衣和詩句拿出來細看一番，將詩箋收起，把寒衣穿在貼內，只待明日起身，當夜不題。次日清晨，只見華家四個院子，抬了兩個小皮箱走上閣來，向蔣青巖道：“三位小姐拜上蔣官人，這箱內有紋銀一千兩，托官人帶去使用，若不夠之時，可再著人來取。”當下蔣青巖查明收了，分付院子和伴雲將這銀子做幾處收起，隨即起身。

行不數日，到了自己家中，又去帶了二三百兩銀子，再帶兩個老成院子相隨，僱了一隻揚州的回頭大劃船，主僕五人星夜進發，七日之間過了鎮江，進了瓜州關。次日絕早到了揚州鈔關，此時已是臘月望後。這揚州本來繁華熱鬧，又兼年節逼近，家家忙辦歲事，因此那街市上一發擠塞不通。蔣青巖到城內瓊花觀中住下，著二三個院子分頭去尋些媒婆，叫那些媒婆到城內城外養瘦馬的人家去訪問，要頂尖出色的女子，若是中等的，都不要來說，眾媒婆都應承了。怎奈年底無日，各家婚娶又忙，竟沒一個來說起。蔣青巖沒奈何，只得挨過年節，直到正月初六日，是個吉日，街市店面都開齊了，眾媒婆纔略有幾個上街走動，蔣家的院子又去尋那些媒婆。一連幾日，也有幾十家來請蔣青巖去相的，蔣青巖到丟了幾兩銀子的相錢和轎錢，絕沒一個出色的。不覺已是十三試燈之夜了。這揚州最喜興燈節，況且天下太平，人民富饒，大街小巷都搭起燈棚，家家懸紅結綵，自大門至中堂門戶洞開，花燈連絡，鑼鼓之聲喧天震地。各家都有賞燈的酒席，男女雜坐燈樓上，偎紅倚翠，蕭管凌雲，煙火花炮，相繼不絕。燈棚上懸了各種珠燈，料絲、魚骨、羊皮異樣名燈，還有龍燈走馬，鰲山獅子。那來往看燈的王孫公子，都是鶴髦貂裘，街市上竟無立錐之地。怎見得，有詞為證：

火樹星橋夜不收，繁華佳地古揚州。鰲山霽月光爭勝，多少紅粧倚翠樓。斟琥珀，勸醞酬，滿城簫管興悠悠。金鞍玉勒誰家子，旋著解衣作隊遊。

#### 右調《鷓鴣天》

這夜蔣青巖也帶了伴雲回到街上看燈，前前後後看了一回，被人擠塞住了，不得回寓，立在一所高樓之下。那樓上樓下燈光如畫，上面坐了許多濃粧艷服的婦女，彼此談笑，絕無一個男人在內。那婦女中有兩個出色的，都是宮粧，一個穿紅，一個穿紫，都只好二十內外，雖非絕色，卻也算得揚州的魁首了。蔣青巖盡情朝上觀看，忽見那個穿紫的婦人起身到樓窗邊，手托香腮往下張望。蔣青巖正仰面望著樓上，那婦人在燈光之中瞥見蔣青巖人物風流，十分留顧。蔣青巖見那紫衣婦人向他留情，他也著意眷戀不舍，不料那一夥婦女都擁到樓窗邊來，那紫衣婦人一聲長嘆，到退後去了。蔣青巖還癡癡的站在樓下，站了一會，要取路回來，卻不見了伴雲，只得在此等候，心中還想那紫衣婦人復來。此時燈也漸漸稀了，人也漸漸散了，只候伴雲到來一同回去。

正等候間，忽然背後有一個人扯他衣服，蔣青巖回頭一看，只見一個青衣女子立在背後，悄悄說道：“相公隨我到巷內來講話。”那女子說罷，便進旁邊一條小巷去了。蔣青巖趕到巷口，見那女子站在黑影裏叫道：“相公快來！”蔣青巖不知何故，只得走到那女子身邊，問道：“女郎，你有甚話對我說？”那女子道：“相公，你只隨我來，自有好事到你。”蔣青巖聽了，竟大著膽，隨了那女子走到一所大院牆邊。那女子輕輕將兩扇門兒開了，領蔣青巖進去，仍舊將門關了，走到一間雪洞內，道：“相公請坐在此，我去去便來，不可咳嗽。”說罷，那女子竟自去了。蔣青巖坐在雪洞中，心下想道：好奇怪，這是甚麼緣故，難道就是這個女子看上了我不成？欲待撇了他回去，又恐撞見他家的男人，不當穩便。沉吟了半晌，只聽得一個老者口中嘮嘮叨叨，說道：“你們去看燈吃酒，叫我老人家守了半夜，還要我來照看後門。”一邊說，一邊走到後門抹了抹，竟去了。蔣青巖嚇得戰兢兢，氣也不敢出，又等了一會，立起身來，走到雪洞門首張望，只見那青衣女子手中提了小燈籠前走，後面卻是先前燈樓上的那紫衣婦人，兩人側著腳步兒，向雪洞中走來。蔣青巖又驚又喜。那青衣女子先走進來，向蔣青巖道：“蘭娘在外有請。”蔣青巖忙走出雪洞來，那穿紫的婦人早已立在門外。蔣青巖向那紫衣婦人深深作揖，道：“小生何幸，蒙娘子青盼。”那婦人也深深答禮，悄悄說道：“此處非說話之所，請郎君即到內室細講。”便一手攜了蔣青巖的手，竟往內室中來。蔣青巖此時如在夢中，隨那婦人轉彎抹角進了幾層內宅，又過了兩個天井，方纔是那婦人的臥房。卻甚深僻，一連三間，中間做堂屋，左邊是臥房，窗前幾株梅樹，斜靠著假山。臥房中點得燈燭輝煌，那婦人叫那青衣女子將前後的門戶關了，然後攜蔣青巖回到房中，那房中擺設得齊整異常，蘭麝撲鼻。近床放了一張水磨花莉的八仙桌兒，桌上擺了許多佳餚美食，桌下籠了一盆炭火，左邊一並放了兩張竹木藤椅。那紫衣婦人請蔣青巖上首坐了，他自己便坐在下首，和蔣青巖肩頭相並。那青衣女子忙來篩酒。蔣青巖道：“酒且少停，敢問娘子貴姓芳名，夫主何人，尊庚幾何？”那婦人道：“賤妾姓沈，小字蘭英，今年二十歲，夫主姓皮，曾任川南別駕，因老罷革職，于今又進京謀幹去了，賤妾是他側室。適在樓頭望見郎君人品風流，真乃神仙中人，不覺心動，特著婢子相邀，不意郎君竟肯惠然見臨，寔是三生之幸。敢問郎君尊姓大名，仙鄉何處，貴庚幾何？”蔣青巖道：“原來娘子是別駕的寵君，小生失敬了。小生蔣青巖，江南建康人氏，與娘子同庚，今夕何夕，得近芳容！但恐夫人及宅內中男女知覺，怎生是好？”蘭英道：“此事不妨，大夫人雙瞽多年，不管閑事，家中一切都是賤妾掌管，其餘眾人俱不得知，房中這婢子宜春是妾心腹。郎君但放心在此，倘蒙不棄，早去晚來，妾所欣望。”蔣青巖道：“小生既

蒙娘子錯愛，自當與娘子極盡歡娛，何勞叮囑。」說罷篩上熟酒，兩人一遞一杯，飲過數巡，那蘭英早已面透桃花，淫心發作，將一隻小腳兒搭在蔣青巖身上。蔣青巖此時也魂迷意亂，一手挽住蘭英的香肩。蘭英看著蔣青巖道：「冤家，你怎麼生得這等風流標致，若使我二人三年前相遇，也不致嫁著那個老獸。」蔣青巖道：「今日相逢，亦未為晚。」蘭英將一杯酒吃了一滿口，雙手捧過蔣青巖的臉來，將那酒從兩點朱脣中一滴滴的、香馥馥的吐在蔣青巖口中，彼此情性如火，也不待酒完，各人解衣上床。這蘭英雖然嫁了三四年，奈那個別駕年老無能，他那件妙牝兒從不曾得個飽餐，今夜遇了蔣青巖這個風流少年，精力雄壯，陽物又大，盡情顛插，那牝內又緊又熱，弄了一更多天氣，約有千餘合，弄得沈蘭英嬌聲浪語，發亂釵橫，淫精狼藉，方纔罷休。兩人十分得利，十分美滿，這夜一連弄了三次。睡至五鼓，沈蘭英叫蔣青巖起來，穿了衣服，自己同宜春兩人仍舊送蔣青巖從昨夜那後門裏出去，囑付蔣青巖今夜早來。蔣青巖出了後門，定了一定眼光，然後找路回寓。正是：

潘安擲果事非奇，瞥見風流意已癡。  
如此姻緣真不意，桃花流水恰相隨。  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